

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

〔清〕徐 鼐 撰
〔清〕徐承禮 補遺

小腆紀傳

下

中華書局

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

小腆紀傳

下

〔清〕徐鼐撰
〔清〕徐承禮補遺

中華書局

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二

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

列傳第三十五

余煌 王思任 陳函輝 陳潛夫 吳從魯 何弘仁 傅日炯

高岱 子郎 葉汝植 謝震龍 楊守程 楊雲門 朱瑋 方炯 倪文徵 八十九等

李山 劉穆 子肇勤 肇勸等 張國紀

余煌，字武貞，會稽人。天啓乙丑，舉進士第一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崇禎時，以庶子充經筵講官。給事中韓源劾其與修三朝要典，煌疏辨，然由是不得顯用。戶部尚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租，煌力爭不可，乞假歸。

煌事親孝，登第後猶俯仰受杖。家居不妄謁當事，南都累徵不起。魯王監國，起禮部侍郎，再起戶部尚書，皆不就；嗣以武將橫恣，拜兵部尚書，始受命。

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運餉，兩軍格鬪，喋血禁門，煌至，申嚴軍令，將士斂戢。煌上言：「今國勢愈危，尺土未復，戰守無資。諸臣請祭，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；請葬，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；請封，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；請蔭，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；請諡，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。」時

以爲名言。

監國以陸清源之死，恐聞興問罪之師，令張國維抽師西禦，煌代國維督師江上，因是江上之師愈單弱。

是年，諸軍皆潰，監國航海，有議據紹興城抗者，煌歎曰：「數萬軍猶不能戰，乃以老弱守孤城，是聚肉待虎也！」亟開九門縱民出，賦絕命詞，投城東渡東橋下死。我朝賜通諡曰忠節。

王思任，字季重，山陰人。母唐氏夢太白入懷而生，故小字金星。年二十，成萬曆乙未進士，歷官九江僉事。

乙酉，南都亡，浙中猶未知弘光帝就擒也。馬士英以黔兵挾太后至紹興，思任上疏太后曰：「戰鬪之氣，發於忠憤，忠憤之心，發於廉恥，事至今日，人人無恥，在在不憤矣。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，士英公竊太阿，肆無忌憚，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。上嗜飲，則進醺醪；上悅色，則獻淫妖；上喜音，則貢優鮑；上好玩，則奉古董。巧卸疆場於史可法，而又心忌其成功。招集無賴，賣官鬻爵，門下狐狗，服錦橫行，朝廷篤信之，以至於斯也。今事急矣，政本閣臣可以走乎？兵部尚書可以逃乎？不戰不守，而身擁重兵，口稱護太后之駕，則聖駕不當扈邪？及今猶可號召之際，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，斷絕酒色，臥薪嘗膽，斬士英之頭，傳示各省，以爲誤國欺君之戒，下哀痛之詔，以昭悔悟，則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。」復致書士英曰：「閣下文采風流，才情義俠，某素欽慕。即當國破衆疑

之際，援立今上，以定時局，以爲古之郭汾陽、今之于少保也。然而氣驕腹滿，政本自由，不講戰守之事，只知貪黷之謀，酒色逢君，門牆固黨，以致人心解體，士氣不揚；叛兵至則束手無策，強敵來而先期已走，致令乘輿播遷，社稷邱墟。閣下謀國至此，即喙長三尺，亦何以自解？莫若明水一盃，自刎以謝天下，則忠憤氣節之士，尚爾相諒無他。若但求全首領，亦當立解樞機，授之才能清正大臣，以召英雄豪傑，呼號惕厲，猶可冀望中興。如或逍遙湖上，潦倒煙霞，仍賈似道之故轍，千古笑齒，已經冷絕。再不然，如伯詒渡江，吾越乃報讎雪恥之國，非藏垢納污之區也，某當先赴胥濤，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。上干洪怒，死不贖辜。閣下以國法處之，則束身以候緹騎；私法處之，則引領以待鉏麕。」士英愧憤不能答也。

魯王監國，擢詹事，遷禮部右侍郎，進尚書。嘗極言官亂、民亂、兵亂、餉亂、士亂之失。乞休，不聽，歎曰：「江上之事不臘矣！」城破，不食死。或曰：思任已病，避至秦望山丙舍以卒。

陳函輝，字木叔，臨海人。崇禎甲戌進士，知靖江縣，好交遊，事詩酒，御史左光先劾罷之。其友曰：「子盍止酒簡事乎？」函輝曰：「昔龐士元非百里才，彼雖廢事，猶獲大用。今吾縣事不廢也，友朋詩酒，何害於事？」左君撫拾小過以立威，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？」後以計典復，坐贓削籍。

北都陷，函輝慟哭刑牲，馳檄勤王。時四方起義者，臨川僉事曾益、吳郡諸生王聖風、徐珩等，各有檄文，並不著錄，函輝檄文亦冗濫，獨爲世所傳，曰：「嗚乎！故老有未經之變，禾黍傷心；普天

同不共之讎，戈矛指髮。壯士白衣冠，易水精通虹日；相君素車馬，錢塘怒擊江濤。嗚呼！三月望後之報，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。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，一掃腥羶；身鍾二曜之英，雙驅誠、諒。歷年二百八紀，何人不沐皇恩；傳世一十五朝，寰海盡行統曆。迨我皇上崇禎，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。始政誅璫，獨勵震霆作鼓；頻年禦敵，咸持宵旰爲衣。九邊寒暑，幾警呼庚呼癸之嗟；萬姓啼號，時切已溺已飢之痛。雖舉朝肉食之多鄙，而一人辰極之未遷，遽至覆甌，有何失序！嗚呼！即爾紛紛造逆之輩，疇無累世休養之恩？乃者餓逼神京，九廟不獲安其主；腥流宮寢，先帝不得正其終。罪極海山，實知己滿；慘深天地，誓豈共生。嗚呼！誰秉國成，詎無封事！門戶膏肓，河北賊置之不問；藩籬破壞，大將軍置若罔聞。開門納叛，皆觀軍容使者之流；賣主投降，盡弘文館學士之輩。亡歸便云有恥，徒死即係忠臣，此則劫運真遭陽九百六之爻，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。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，帳中豬早抽刀；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，丸內鳩先進毒。鳳既斬於京口，剖屍之僂安逃；景亦斃於舟中，跛足之凶終盡。無強不折，有逆必誅。又況漢德猶存，周曆未過。赤眉、銅馬，適開光武之中興；夷羿、逢蒙，難免少康之並戮。臣子心存報主，春秋義大復讎。業賴社稷之靈，九人已推重耳；誠憤漢賊之並，六軍必出祁山。嗚呼！遷跡金人，亦下銅盤之淚；隨班舞馬，猶嘶玉陛之魂。矧具鬚眉，且叨簪紱。身家非吾有，總屬君恩；寢食豈能安，務伸國恥。握拳透爪，氣吞一路鼓鼙；齧齒穿斷，聲斷五更鼓角。共灑申包胥之淚，誓焚百里視之舟。所幸澤、綱、張翼、宋之旗，協恭在位；願如恂、禹、挾、興、漢之鉞，磨厲以須。二三子何患無君，金陵咸尊正朔；千八國

不期大會，江左賴有夷吾。莫非王土，莫非王臣，吾請敵王所愾，豈曰同袍，豈曰同澤，咸歌與子同讎。聚神州、赤縣之心，直窮巢穴；據孝子、忠臣之憤，殲厥渠魁。班馬叶乎北風，旂常紀於南極。以赤子而扶神鼎，事在人爲；即白衣而效前籌，君不我負。一洗櫟槍晦蝕，日月重光；再開帶礪山河，朝廷不小。海內共扶正氣，神明鑒此血誠。」

會南都立，不許草澤勤王，乃已。尋起職方主事，監江北軍。事敗，奔還，謁魯王於台州，曰：「國統再絕矣，王亦高皇帝子孫也，雪恥建邦，於是乎在，盍急圖之！」王謝曰：「國家禍亂相仍，區區江南尚不能保，更何冀乎？」函輝曰：「不然。浙東沃野千里，南倚甌閩，北據三江，環以大海，士民忠義知勇，句踐之所以霸也。」會張國維起兵來迎，乃與柯夏卿從王入紹興。既擢少詹事，而忌之者謂函輝掛察典，不宜侍左右，遂棄官歸。

尋復原官，遷禮部右侍郎，進禮、兵二部尚書。時諸軍不習行陣，華衣呵殿相誇耀，又日事爭餉，義兵漸散，歎曰：「大事去矣！無種、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，安能久乎！」

明年，江上師潰，從監國航海，中途相失，馳回台州，哭入雲峰山僧舍，賦絕命詩六言十章，沈池中死，年五十七。我朝賜通諡曰忠節。

陳潛夫，初名朱明，字元倩，仁和人，崇禎丙子舉人。好大言以駭俗，廣交遊，臧否人物。里人陸培與相惡，爲文逐之，潛夫不與較，避居華亭，曰：「士貴自立，垂不朽，豈以翰墨爭是非哉！」

十六年冬，授開封府推官。時大河以南五郡，盡爲賊蹂躪，開封被河灌，城虛無人，諸持節者皆寄居封邱。有勸潛夫勿往者，不聽，馳之封邱。

甲申，正月，奉周王渡河，至杞縣，檄召旁近長吏，設高皇帝位，歃血誓守，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，躬往說之。五月五日，方誓師而京師報陷，乃慟哭縞素，率洪起兵先驅至杞，俘賊僞官，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，獲牛馬輜重無算。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，潛夫傳露布至南京，朝中大喜，即擢監軍御史，巡按河南。潛夫乃入朝言：「中興在進取，王業不偏安，山東、河南地尺寸不可棄。其間豪傑結寨自固，大者數萬，小亦千人，莫不引領以待官軍，誠能分命藩鎮，一軍出潁、壽，一軍出淮、徐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，則衆心盡奮，爭爲我用。更頒爵賞鼓舞，計遠近，畫城堡，俾以自守，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於要害以策應之，寬則耕屯爲食，急則荷戈乘墉，一方有警，前後救援，長河不足守也。汴梁義勇，臣聯絡已定，旬日可集十餘萬衆，稍給糗糧，容臣自將，臣當荷戈先驅，諸藩鎮爲後勁，則河南五郡可盡復。五郡既復，畫河爲固，南聯荆楚，西控秦關，北臨趙、衛，上之則恢復可望，下之則江、淮永安，此今日至計也。兩淮之上，何事多兵，督撫紛紜，並爲虛設，若不思外拒，專事退守，舉土地、甲兵之利委之他人，臣恐江、淮亦未可保也。」

是時，開封、汝寧間列寨百數，劉洪起最大；南陽列寨數十，蕭應訓最大；洛陽列寨亦數十，李際遇最大。諸帥中獨洪起志在効忠，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，馬士英不聽，而用其妹夫越其杰巡撫河南。潛夫自九月入覲，便道省親，五日即馳還河上，所建白皆不用，諸鎮兵亦無至者。其杰老憊不知

兵，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、山東軍務，止提空名，不能馭諸將，他寨聞潛夫來，頗有歸意。

十月，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、舞陽、桐柏諸縣，遣其子三傑來獻捷，潛夫飲之酒，爲授告身，鼓吹旌旗前導出，三傑喜過望。謁其杰，其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，故爲尊嚴，倨辭色以見之，且詆爲賊；三傑泣而出，大恨，萌異心。潛夫按行諸寨，皆列旗帳饒吹迎送，其杰問過之，諸寨閉門不出。其杰恚，謂潛夫實使之，日夜譖於士英。士英怒，歲終，召潛夫還，以凌駟代，潛夫亦遭外艱歸。

明年三月，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颺，并及潛夫。遇颺爲士英私人，置不問，令議潛夫罪。上之遣迎太后於河南也，潛夫奏童妃故在，上不問，妃詣其杰自陳，劉良佐具禮送之。會潛夫至壽州，見車馬騶從，傳呼皇后來，亦稱臣朝謁，上謂其妄謁妖婦，逮治。

南京潰，脫歸。魯王監國紹興，潛夫往謁，復故官，加太僕寺少卿，監軍浙西，乃自募三百人，與孫、熊諸家軍列營江上。尋改大理寺，兼御史如故。

丙戌，夏五月，防江師潰，潛夫與其妻二孟氏投化龍橋下死，年僅三十有七。監國賜諡忠襄，我朝賜通諡曰忠節。二孟氏自有傳。

吳從魯，字金堂，山陰人。萬曆丙辰進士，由南陽知縣歷任監司。丙戌春，禮部侍郎王思任薦之補通政司左參議。浙東不守，野服避入山，設棺於庭曰：「有蹤跡我者，即蓋棺。」旋病，櫛沐衣冠，含笑人臥，命家人蓋之，氣絕。諡襄愍。

何弘仁，字仲淵，山陰人，劉宗周弟子也。崇禎丁丑進士，由知縣授御史，監江上軍。越破，追扈監國不及，過關山嶺，書衣帶間曰：「有心扶日月，無計輦河山。弘仁間關奔行在，聞臺又失守。已矣，無復可爲！身非吾身，吾何家爲？爲吾子者，食貧守節而已。明御史何弘仁絕筆。」遂投嶺下死。或曰：弘仁死而復甦，有士人負之入陶介山，削髮苦行，往來縉雲、義烏諸山間，尋病卒。遺命暴骸三日，野火焚之。

傅日炯，字仲黃，諸暨人，劉宗周弟子。於江上師潰，徧別所親赴池死。叔平公與日炯誓同死，其母不許，乃養日炯母終身。

高岱，字魯瞻，會稽人。崇禎中，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，被黜，久之辨復。魯王監國，授兵部職方主事，禁兵伍打糧、送餉等弊，民賴以蘇。及紹興失守，慨然曰：「上恩厚矣。國家重文輕武，佔嚙小生，持議廟堂，而戮力疆場者，指爲羸人，以致神州陸沈。我武學，授文職，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？」絕粒八日。薙髮令下，子朗泣辭其父曰：「大人決志棄世，兒願先往泉下掃除。」岱瞠目曰：「有是哉！若能先我乎？」朗巾服北面再拜，躍入海，舟子入水救之，嚙臂始脫，憤歔，復出水正巾而沒。岱聞之一笑而絕。我朝賜通諡曰節愍。朗妻潘氏以節稱，自有傳。

葉汝菴，字衡生。會稽人，崇禎庚午舉人。浙東監國授行人，監軍江上，加職方主事。與高岱同

里，每抵掌共言忠孝事。聞變，偕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，岱送之曰：「君殆隱是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我無城守責，我死墓耳。」謂其妻曰：「吾得死所，子奈何？」氏曰：「我豈不能從子！」汝植遽投地拜之曰：「成吾者子也。」乃同赴水。氏被救，里人勸以食，不可，越日，復投水死。我朝賜通諡曰節愍。

謝震龍，字雲生，會稽人。魯監國時以舌辯授官，命聯絡各鎮，尋擢兵部主事。丙戌，江上師潰，團練兵縛送我巡撫，訊之，則自稱部院。曰：「若兩榜乎？」曰：「曾見兩榜不屈者幾人？明朝天下，壞於兩榜，監國特用我輩以壓倒之。今雖就死，亦爲諸公作榜樣耳。」叱之跪，不屈，踞坐慢罵。巡撫怒，令以尺木勒兩頤，深入寸許，使勿能有聲，血流被面，乃就斬。

楊守程，字雪門，蕭山諸生。丙戌，江上師潰，度不可存，乃與妻湯氏及子各抱石投村之去虎池死。族人雲門者，亦諸生，自經死。又山陰諸生朱瑋、會稽諸生方炯亦殉難死。

倪文徵，字舜年，山陰諸生，或曰醫士也。避亂入鄉。已而自賣藥囊，易二缸，以餘貲置酒食，召里中少年飲，既酣，曰：「吾明人，今不鬼，鬼不明矣。請以二缸覆我！」諸少年笑其妄，文徵跪地搏額，彊再三，姑應之。翌日，昇缸坎祖墓旁，諸少年至，遽躍入，自題句云：「五湖四海逍遙客，四海無家浪蕩身。」曰：「候至矣，請覆！」少頃曰：「開，開！」諸少年復大笑出之。曰：「否，吾坐未正也。」既正坐，乃覆，衆環走呼之，初輒應，久之漸微，又久之而絕。諸少年歎息泣下，封土去。

八十九者，姓沈。江防既潰，劄寨榆青嶺死守。久之，殺我一裨將，王師遂合攻之，乃獨持篲筭

鬪，所至披靡，衆弁驚謂曰：「好蠻子！再得十餘人，江東不吾有矣。」戰酣，渴甚，趨澗飲，索者從後擲之，墮水死。同其事者有張鋸匠，掄大斧爲左右翼，以力竭死。官軍初駐義橋，聞二人死，乃長驅以入。二人皆蕭山人。

又鍾阜隸，會稽人。舊爲縣隸，已從海上齋黃斌卿檄往山寨團練，事露被縛。我鎮將責之跪，不聽；搗兩膝，乃坐而向外。鎮將怒，痛撻之，曰：「輕則斫，重則刃，法不當杖槩也。」檻送省，倔強如故，磔於市。

李山，字少華，長洲人，寄家白下。以廩貢生教授井里，有文名，兼能繪事，及門最盛。性峭絮篤誠。官南京太常寺博士。

弘光時，以故官應召，馬士英讐其名，意頗下之，索所製，不報。同僚笑之曰：「李山，直頑石耳。」因又號頑石居士。士英亦少解畫，嘗面乞爲代，不獲已，作郭忠恕天外數峰與之，然心以爲恥，掛冠歸。卜居吳中之蠡墅，足不踐城市，與徐汧、楊廷樞、顧所受輩訂莫逆交。

族人有名采者，爲我大帥幕府客，偶密示一冊，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。大府屬采訪實，凡郡中聲望所歸之戶均在列，得三百餘姓，讀之怛然。會日暮風雨至，亟呼酒，采故善飲，醉如泥，命僕扶置他所臥，就地自火其廬。及撲滅，采亦醒，索冊，冊已灰，相對懊歎，因誡之曰：「安知非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？或因此冊而遂有此火乎？」采悟，棄官颺去。

初，張國維撫吳時知山名，薦之魯監國，以太常卿召至浙，未幾病歸。及聞國維事敗且歿，監國

出海，乃處分家事曰：「吾將報知己於地下矣。」時汧、廷樞、所受俱殉節，山斷粒九日而終。子天民精曆數之學，痛父介節，以浪走四方卒。

劉穆，字公岸，山陰人。貌修偉，善射，舞大刀，中崇禎丁丑武進士。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，由上海把總檄補江南水師參將。南都破，募兵五百，歸紹興，爲魯監國守潭頭，以功開府晉爵。丙戌，六月，監國航海去，穆一夕暴卒，目不瞑。子肇勛，行八，字子膚，以游擊從父軍，乃與諸弟長跪牀下，刺「盡忠報國」四字於腹，湮而誓之，目乃瞑。

肇勛之弟曰肇勛者，行九，字子讓，先一年戰死。勛短悍有膽識，幼亦隨父任，識大盜畢昆陽於獄。昆陽，歙人，善用槍，世稱之爲畢家槍。勛與兄勛咸慕之，日賂守者，進以飯，經年不怠。昆陽出，遂以槍法授，由是劉氏兄弟以畢槍名天下。後從父命，分領一軍守江干。

乙酉秋，兄弟合兵渡江戰，肇勛騎而據嶺，連殪十數人，矢盡，控弦作霹靂聲，皆反走。會伏兵起，叢射之，矢集如蝟，猶僵立不仆。肇勛號而上者三，勿應，視之，則死矣，抽矢出鏃，至斗許，負以歸。一時同死者：義士王胤賢、陸建夔、郡吏印玉及掾吏、壯士又十六人。

張國紀，字羽儀，山陰人。官都督同知，掛襄毅將軍印。南都潰，馬士英稱奉母后奔越，國紀白於長吏，請誅之，不聽。歎曰：「壞天下事者，必此人也！」慟哭而退。丙戌，江干兵潰，不食死。

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三

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 肅撰

列傳第三十六

吳鍾巒

子福之

李向中

朱永祐

董志寧

朱養時

劉世勳

鄭遵儉等（補）

沈履祥

吳鍾巒，字峻伯，號稗山，學者稱爲霞舟先生，武進人，崇禎甲戌進士。爲諸生時，海內稱爲名宿；比通籍，年已五十有八矣。授長興知縣。

丙子校士，錢肅樂出其門下。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，守令見之，皆蒲伏，鍾巒獨長揖。璘怒，中以蜚語，削籍歸。周延儒再相，重鍾巒名，遣所知道意，將登啓事，鍾巒笑答之曰：「公爲山巨源，請容我爲嵇叔夜；公爲富彥國，請容我爲邵堯夫。」久之，補紹興照磨，遷桂林推官。

南都授吏部主事，抵南雄而金陵亡。子福之，以起兵太湖死。鍾巒轉赴閩中，由原官轉員外郎，痛陳國事，時宰不悅。鍾巒曰：「天下分崩，資羣策猶恐不支，尚欲拒人言邪！」隆武帝以鄭氏專恣，欲往贛州，鍾巒曰：「閩海雖非立國之區，然今日所急者，選鋒銳以復南昌，聯絡吳、楚，以得長江，猶可自固。舍此他圖，關門一有騷動，則全閩震驚矣。」上不悅，出爲廣東副使，未行而閩又亡。

遯跡海濱，憤士大夫多失節，因作十願齋說寄意：「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，不願其登科第；再曰吾願其讀聖賢書，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；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，不願其偷生事讎。又集累朝革命諸忠，上自夷、齊，下迄遜國，名曰歲寒松柏集，序之曰：「客有問云：『諸君子死節，誠忠矣，然無救於國之亡也，子何述焉？』應之曰：『子不云乎，歲寒知松柏，歎知之晚也。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，較然不欺其志者也。臨難而能勵其操，必受命而能盡其職，使人主早知而用之；用爲宰執，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；用爲諫議，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；用爲鎮帥，則如軍中有范、韓而西賊破膽，又安得有亡國事乎！惟不知而不用，且用之而不柄用，且憚其方正而疏之，惑於讒佞而斥之，甚且錮其黨，而並其同道之朋一空之；於是高爵厚祿，徒以豢養庸碌貪鄙之輩，相與招權納賄，阻塞賢路，天下之事，日就敗壞，而不爲補救。及其亡也，奉身鼠竄，反顏事讎。嗟嗟！烈女不更二夫，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！若輩之肉，尚足食邪！』又問曰：『諸君子抗節者誠清矣，曷不死之？』應之曰：『記云：謀人之國，國亡則死之；謀人之軍，軍敗則死之。諸君子皆不柄用，未嘗與謀軍國事。易曰：「介於石，不終日。」儉德避難，夫安得死之，守吾義焉耳。』曰：『然則恢復可乎？』曰：『事去矣，是非其力所能及也，存吾志耳。志在恢復，環堵之中，不污異命，居一室，是一室之恢復也；此身不死，此志不移，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。尺地莫非其有，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；一民莫非其臣，吾先朝之臣終非其臣也。是故商之亡，不亡於牧野之倒戈，而亡於微子之抱器；宋之亡，不亡於皋亭之出璽，而亡於柴市之臨刑：國以一人存，此之謂也。子謂空言無補，

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！「客乃慨然而退。」時流離海上，有勸之歸者，復作止歸說以謝之。

丁亥，鄭彩奉監國魯王至中左所，用錢肅樂薦，召爲通政使，不起。肅樂貽以書曰：「時平則高洗耳，世亂則美褰裳。」司徒女子，猶知君父；東海婦人，尚切報讎。嗟乎！公等忍負斯言！」鍾繼亦翻然曰：「出固無益，然不出則人心遂渙。濟不濟，以死繼之。」乃就職，疏言：「今遠近章奏，武臣則自稱將軍、都督，文臣則自稱都御史、侍郎，三品以下不屑署也。至所在遊食江河者，則又假造符璽，販鬻官爵。偃臥邱園，而云聯師齊、楚；保守僕御，而云聚兵十萬。以此聲聞，徒致亂階。請自今嚴加核實，集兵則稽其軍籍，職官則考其敕符。」監國是之。晉禮部尚書，原官如故，兼督學政。從監國幸浙，所至錄其士之秀者見諸監國，人笑其迂。鍾繼曰：「濟濟多士，維周之楨，可以亂世而失教士邪？」

鍾繼初見朝政盡歸武臣，歎曰：「當此之時，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，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。」都御史黃宗義嘗招之居四明山，答以書曰：「故人有母，固應言歸；老生從王所在，待盡而已。」遂退居普陀。

辛卯，舟山師潰，慷慨謂人曰：「昔吾師高忠憲公、吾弟子李仲達死璫禍，吾友馬君常死國難，吾皆爲詩哭之；吾門生錢希聲從亡死，吾子福之倡義死，吾亦爲詩哭之。今老矣，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，即旦夕疾病死，吾何以見先帝、諸君於地下哉？」乃渡海入城，與張肯堂訣曰：「吾於前途待公。」至文廟右廡，奉先師神位舉火自焚死。賦絕命詞云：「只因同志催程急，故遣臨行火浣衣。」